



丝路密语

张迎春 / 著



新疆最有代表的文化遗址
打开丝绸之路的神秘大门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

SI LU MI YU

张迎春 / 著



丝路密语

新疆最有代表的文化遗址

打开丝绸之路的神秘大门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丝路密语 / 张迎春著. — 北京 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660-0992-0

I. ①丝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8486 号

丝路密语

作 者 张迎春

责任编辑 李苏幸

封面设计 文人雅士

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: 100081

电话: 68472815 (发行部) 传真: 68932751 (发行部)

68932218 (总编室) 68932447 (办公室)

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厂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× 1000 (毫米) 1/16 印张: 15.75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60-0992-0
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前言

西域，一个离我遥远，又亲近的地方。一个让我感到神秘，又熟悉的地方。

西域，曾是阳关之外，太阳没处，天之尽头。它似生命和精神的归宿点，却处处是荒漠绿洲，柳暗花明，异彩别出，又孕育着新的生命。

西域，处在亚洲腹地，是个地理概念，更是一个文明高地。华夏文明、印度文明、古希腊罗马文明、埃及和两河文明，千里迢迢，在这里拥挤、交汇。黄皮肤、白皮肤以及黄白皮肤的人在这里混居，不知演绎了多少古老族群、城邦国家的兴衰历史？经历了多少次宗教的演变？又有多少商品交易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如此多彩和丰富？他们来了，又走了，来来往往中，不经意间，几大人类文明在这里相遇碰撞，重新受孕、融合，最后成了孕育独特个性新文明的产床。因为这张产床，一条美丽的缎带，从此变得更加华丽、壮观。

这条缎带正是古丝绸之路。更遥远的时候，东西方世界就开始了接触、往来。自从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，这条道路越来越畅通、热闹、繁华。东起长安，西至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，横贯欧亚大陆，当这条东方文明交流、荟萃的主动脉，一直向西、向西，走到西域面前时，那些驮着丝绸、茶叶、瓷器等各类货物的商贾们，那些虔诚无比的信徒们，分成南道、中道、北道3条路线，走向了中亚、西亚。中亚、西亚



的人，又通过这里走向了中原。西域，处于古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枢纽地段，决定了它的厚重、丰满、壮奇和个性，无与伦比。它是古丝绸之路文明最辉煌、壮观和丰富的地区之一，因为它，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绚丽、动人。

古丝绸之路孕育和催生了一个繁荣、兴盛的西域，西域也因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而辉煌。如今，千年过去了，城邦销毁了，文明失落了，不同肤色的人，早已埋于厚厚土堆下。可另一种文明还活着，那些经过了千年的风雨侵蚀，散落在沙漠、绿洲、深山中的城址、寺院、墓葬等，至今还遗落在这块土地，向我们呈现着古老文明。

不知当年，它们拥有怎样的精神力量，将这块土地上的文明星星之火点燃，然后开始了智慧生存。不知它们又如何照亮了野蛮的黑暗、物质的贫乏，成了人类的精神航领。古希腊文明、东方文明和印度文明之花的绽放，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等思想的传播，摩尼教、道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，不知如何达到了繁荣发展的顶峰，又是如何用神秘的力量，影响和牵引着先民们的精神和行动。

现在，它们仍神奇地站立着、坐着或躺着，用不同姿态的残缺身体，告诉世人自己的顽强和坚守。神秘，增添它们的价值。神奇，使它们变得愈加珍贵。

它们身上的谜太多了。交河、尼雅、楼兰之谜，一直没解开。龟兹地区的佛寺遗址出自于哪个年代，表达了什么内容？专家们至今还在争论。还有台藏塔，几乎找不到多少历史记载和文物证实，不知谁建了它，曾发生过哪些事？一个个疑惑，一个个谜团，只字片语，断断续续，需要后人去思考、研究。

每一处遗址，每一座石窟，每一座墓葬，承载着各自不同的坎坷经历和故事。故事中，那充满了童话般的浪漫、传奇色彩和无穷智慧的文明，还有很多很多无法看透的神秘，让我渴望走近它，和它进行亲密地交流。

它们是散落西域的珍珠、丝绸之路上的瑰宝、新疆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迹，我很荣幸，生长在这一域疆土，有机会与它们零距离接触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作为新疆乃至全国唯一的女记者，随新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组的队员，走进了位于“死亡之海”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尼雅遗址。一个古老的精绝国，沉寂黄沙之下，散落零碎的木桩、半掩半开的门、果园、木桥、农庄，仿佛静静地诉说着这个国家曾经发生的事情，让我感到时光倒转，仿佛重新回到了远古的从前。一切都是那么安静、沧桑和壮美。离开尼雅时，我坐在颠簸起伏的沙漠车上，偷偷落了泪。

耸立千年而不倒，沉寂于地上而不朽，这太神奇了。它们的神秘和神奇，值得我用心去体味、呵护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，自己应该为它做点什么。

跨越陇山山脉，穿过河西走廊，从玉门关和阳关一路向西到了西域，再沿着绿洲和帕米尔高原走向中亚、西亚和北非，最终可以到达非洲和欧洲的丝绸之路上，那些处在新疆区域诸多的文化遗迹，犹如我心中神圣的老朋友，孤怜怜地躺在沙漠、深山、戈壁。那种沧桑、羸弱，使我难过之余，不由自主地拿起笔，将深藏内心的那份感受和感知，一一表达。

它们的个性，令人神往。它们曾经的辉煌，弥足珍贵。它们已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甚至有的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，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关注。于是，我用脚和心，一一走到它们面前，一遍一遍地询问着它们曾经是什么样子？为什么变成今天的模样？价值究竟在哪里？我用手中的笔，轻轻拂去它们身上那层厚厚的历史尘埃，去触摸、感知和解读。不知这粗浅的理解和感悟，是不是能带给读者更多启发和思悟？

我期望，我的文字，让更多的人能了解每处遗址的历史故事和考古成果，了解它们珍贵的文明价值。更期望，全社会都来好好呵护它们。这是我发自心底的渴望和呼唤，也是记者责任使然。

遗迹永存，吾之向往。心已随去，笔墨继而倾之，是也。

张迎春

2014.12.31



目 录

contents

一、交河故城：一座千年奇城	3
二、高昌故城：凝固的国都	17
三、阿斯塔那古墓群：高昌历史的活档案	33
四、台藏塔：孤独的佛家老翁	49
五、吐峪沟千佛洞：新疆东部最早的一束佛光	59
六、柏孜克里克石窟：高昌回鹘的王家寺院	73
七、北庭故城：盛唐的王家风范	85
八、克孜尔尕哈烽燧：西域长城从这里延伸	101
九、克孜尔石窟：西域佛家的圣地	113
十、苏巴什佛寺遗址：留下多少龟兹传奇？	139
十一、库木吐喇石窟：满窟汉风穿金沙	153
十二、森木塞姆石窟：一汪清静的心灵泉水	165
十三、尼雅遗址：被谜困住	181
十四、楼兰，你的前世与今生	199
十五、麻赫穆德·喀什噶里陵墓：一股浓浓笔墨味	217
十六、坎儿井的低吟	229
后 记	239

○ 奇特的城
○ 谁建的城？
○ 一座军城
○ 「东方庞贝城」
○ 城中之谜
○ 废墟之美

【交河故城鸟瞰】



交河故城： 一座千年奇城

奇特的城

远远望去，它像一只长年奔波在沙海里的巨轮，被搁浅在崖壁上。一股涓涓细流顺着河谷，犹如轻柔光滑的丝带游裹在它的脚下。

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乃孜沟一条河谷边，它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儿，不设防栏，也没有掌舵者，一直驾驭着吐鲁番历史文明的航船，使我第一眼看到它，便产生莫名的激动。

明朝初期陈诚出使西域，曾留下了《崖儿城》诗一首这样形容它：“沙河二水自交流，天设危城水上头。断壁悬崖多险要，荒台废址几春秋。”

它就是交河故城，以独特的城市建筑和布局以及古老残城，一直是备受世界众多目光关注的一道文明奇观。

它是中外城市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城，是在大地上雕刻出来的城。

它不是按中国古代建筑的常规，从地表层向上一砖一瓦修建起来，而是从崖体生土上，一点点向下掏挖出来的。

3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，从大地表面掏挖下去，便有了南城门。顺门



而入，是一条深深嵌入地下6至7米的中心大街。两旁高厚的土墙，临街不见门窗。

沿着这条纵贯全城、340米长的中心大街走，四周是密如蛛网、四通八达的幽深小巷，穿过街巷，进入坊墙，才能达到民户大门。一座城市所有的建筑和功能就分布在这些幽深的小巷里。

更让人惊奇的是，土崖的土质致密，所有的建筑都是挖地为院，隔梁为墙，掏洞为室，墙内几十户人家组成的一个单元，包括公共水井、佛寺等，就连街巷也是挖地而成。于是，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交河，就是这样一个壮观的场景：老城稳稳地盘踞在新城的头顶上，最上面是距今2500年前先民们掏出来的洞穴式住房，越往下，年代离现代越近。到了最底层，公元14世纪废弃时的遗迹清晰在目。

这种神奇的建筑方式，让考古学家感到十分费解。他们研究了好多年后，发现交河城的建筑方式有三种。

一种是夯筑法。就是将原来坑洼不平的地面填平，然后在上面建房。另一种叫减地留墙法，也是交河城建筑的最基本方法，在修整平坦的建筑区内，划出居住室、墙、门及相关不同设施的位置，用减地的办法先挖出居住室和其它建筑设施，相应地留下一些墙体，以后视情再慢慢建。还有一种是筑泥法。就是把地面以上墙体的建筑和减地留墙法结合起来，形成了一种半地穴式建筑，这种方法在交河城内比较常见。

特别是一些面积大的房屋，为了增加墙的高度，先选好黏粒含量较多的土料和含水量较少、均匀的泥，然后按需要的高度拉好水平线，支好模板。站在地上的人，把和好的泥铲成厚3至5厘米的泥片，扔到墙上人的手里，墙上的人赶紧接上，然后用力向下甩到要砌的部位，将泥片堆到预定的层高。一次次扔、堆和砌之后，再垒砌另一道墙。而屋顶则用土墙承重。最后一道工序是整修，算是完成了整个建筑。交河故城就是用这种办法修建起来的。

这种地下室式的建筑方法，用生土多，木料少，非常适合吐鲁番干燥少雨的自然环境和气候，极大地减省了木材和能源的消耗。最大的特点是整个城市的基本框架布局一旦形成了，便为定式，后面再也无法进行彻底

的改造。即使改造，只能在原来的布局上做一些补充，比如加大居室的深度，增加墙体的高度等。

于是，后人们便在这座层层房屋积累叠加的城里，看到这样一道古代城市建筑的奇观：

那些城门和中心大街，自建成后，再也没有发生过移位现象。

一座奇城，竟然绵延千年，生息繁衍着不同的人种、族群和文明。

谁建的城？

交河为什么会建在这儿？是哪个时期、哪些人建的？考古专家们对这个问题研究了很长时间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云：“车师前国，王治交河城。河水分流绕城下，故号交河。”“交河”这个名字，根据河水环绕城而得来。两条绕城并形交在一起100多米宽的河，围绕30米高的陡壁城墙，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护城河，让交河故城变成了雕刻在崖体上、没有城墙的城。

被称为“火洲”的吐鲁番，是全国海拔最低的地方、也是最热的地方。距今1-2万年前，这里气候湿热，很适合人居住。那时候，恐龙奔跑在原始森林，海水波涛汹涌，湖泊清水荡漾，大地水草茂密，四处充满了勃勃生机。如今，却是一片干燥炎热、水分奇缺的干旱地。

公元3000多年前，一位头戴尖顶帽、身穿皮大袄的塞人，不知从哪个地方游牧到了这里。专家认为，就是他们这支新疆最原始的族群，在交河台地上开始掘土为穴，开创了交河。

据史籍记载，“楼兰、姑师邑有城郭，临盐泽”。姑师即后来的车师，当时，汉武帝伐楼兰、姑师，姑师人退居这里，在长达500多年里，交河一直是车师国的都城。

交河城故城北二号台地上的平民墓葬、一号台地上的贵族墓葬和四号台地上墓葬中出土的黄金制品、陶器，一一记录着车师人曾在这里长期定居生活，记录着当时社会等级不断分化，产生了公共权力，出现了绿洲城



邦国家的历史。

考古专家们认定，那时候作为车师国都城的交河，城郭已初见，到了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比较繁荣。回鹘高昌时期，交河城开始衰落，蒙元时期基本废弃。

经过1600多年的使用营建，交河完成了从城堡到城市的过渡，一度成为吐鲁番盆地的政治军事中心。

从古老的人类文明到城郭文明，从一座小城堡慢慢发展成为一个设施完善的大城市，交河不断演变进化中，以历史的厚重和古老躯体，和周围那些墓葬群一起，证实着人类文明在这里成长、发展的过程。

现在，我们看到层层向下、不同时期的交河建筑风格，几乎保存了一座城市设施完善的遗迹：43处佛寺，古井316眼，窑洞106处，房舍1389间，制陶窑址7处，城门4处，便道9条，街道长度1908米，巷道34条2241米，防护遗址1041米，墓葬区200多万平方米。光读这些数字，可以判断当年的交河，是一座繁华、完整的城市。

这天，我来交河故城，沿着中心大街向里走，只见四周分布的幽深小巷和房屋，将整个城市分成了6个部分：官署区、居民区、贫民区、商业区、官僚住所区、寺院区。穿行在各区之间，让我很快感到了这座古老城池布局结构的独特。

我跟在女讲解员身后，首先来到最密集的居民区，沿着曲折幽静的小巷，左折右拐，叉道迭出，两边是又高又厚的墙。我走进一家院内，看到了这个家庭的主室、偏室、地下室、厨房，还看到了几家人共用的水井。虽说每间房屋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我还是被先民们这种就地取材、因地制宜的聪明智慧所折服。看完这家，再看那家，似乎是家家相连，让我越发觉得先民们的聪慧。

最大的区域是寺院区，大殿、僧房、庭院、钟鼓楼、佛塔，应有尽有。有一处佛塔林，据说当年排列成纵横方阵，雄伟壮观，外形和建筑风格甚至高度和北京白塔寺很像。远远望去，却只剩下零零星星的残断墙体。整个区域倒是挺大，能看出一个大致轮廓，让我禁不住想象着，当年

佛教在这里兴盛的情景，是何等壮观。

那座大佛寺，曾经有10多米高的中心塔柱，神态各异的佛像，四周绘满了流光溢彩的壁画。可惜，眼前只剩一小部分残存墙体，静静地竖立着。我猜想，当年这里一定是香火缭绕，佛号声声，无数信徒们虔诚地膜拜在这座金碧辉煌的殿堂里，每天虔诚地诵颂着佛经。

在那个古丝绸之路盛兴时期，无数文人贾商四面八方潮涌过来。他们骑着骆驼或马，驾着大轮子的木车，满实满载地装着印度的、波斯的、中原等地方的丝绸、食物和各种艺术品，行走在黄沙漫漫的沙漠、戈壁，跋涉千里，在这座城市汇聚、交流、融合。

处在古丝绸之路要冲，古老的东方文明、印度文明、希腊文明，使交河充满朝气和活力。

一座军城

交河故城的城门目前有3个：东门、南门和西门。

这些城门的基本结构一样，不是和中心大街直通，而是走进街道后，左右迂回，才能找到城市腹心。城门建在一个圆形的地下空间，旁边开了一个小小门道，四周是高耸的护墙，有岗哨，还有墙外的擂石坑和古井式等防御设施，使整个城门看上去如同中原地区古代城市的瓮城。如果谁想进城，只能通过那个门道，经严格审查后，方能进入。

我从东城门进，沿着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小巷，穿过高度密集、纵横交错居民的房屋，向前走。而连接这种曲折巷道的有条路叫横街，两边那些高高的墙，让我无法直接从这家走进那家，必须绕道才行。南北方向的小巷，藏匿于城市的腹心，穿行在这些高墙中，我不知如何从这些小巷走到东城门或南城门。那些墙足有7米到10米高，转到狭窄的街巷处，好像自然长高了一截，让人仿佛感到青蛙误入了井底，想跳都跳不出去。这时候，女讲解员告诉我，之所以这样建，是为了防御。于是，我想像着如果侵略者一旦进来，被城内守军发现，很快关闭城门，正当侵略者有些不知



所措时，一会滚石倾泻，一会数箭射击。突然间，家家户户房门打开，击鼓为号，发出阵阵杀喊声，让侵略者吓得抱头鼠窜，无处躲藏。

城门、街道和房屋，好像织成一张防护密布的蜘蛛网，摆下一个迷魂阵，构架起了一个坚固的巨大城堡。我走在这曲折幽静、高墙壁垒、叉道迭出的城内，暗想，如果没有人引路，在这里左折右拐，稍不注意，我可能就会误入死巷。

整个城像一个层层设防的大堡垒。人走在墙外，犹如处在深沟之中，无法窥知城垣内情况，而在墙内，则可居高临下，控制内外动向，城中布防，是极为严密的。

一个个房屋小院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城堡。一场场的战斗，就在这些小城堡各自为战、激烈地展开。攻破交河城不易，攻破小城堡也难。

这正是交河故城独特之处，它是一座军城。

早在几千年前，天山山脉险要山峰，早被它悄然熟记在心。吐鲁番盆地如火如荼的特殊气候，也被它全部收入了眼底。数千万年的洪水，将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乃孜沟冲出了一道深深的河谷。火焰山和盐山流着垂涎，从不同方向，悄悄地将粗壮的脖子，延伸到了它的面前，试图占领更有利的地盘。这一切，被车师人发现后，开始预谋、策划，用原始的刮削器、石核、石片和陶片，一点点开凿出了一个庞大的城郭，扼制住了火焰山和天山中间的天然豁口。

通向焉耆的“银山道”，前往乌鲁木齐的“白水涧道”，去北庭都护府的“金岭道”，就连唐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，最早也设在这里。古丝绸之路上，交河故城所处的交通要隘位置，注定了它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，躲不过无数的战火。可以说，交河城是战争的需要。

作为一个不足万人的小国，车师不敢与强大的汉、匈奴抗争。在汉与匈奴长达半个世纪的“五争车师”战争中，它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存，一会降汉，一会投向匈奴。即使这样，也避免不了战争。

漫长岁月里，交河城几乎每2、3年就有一战，每10年发生一场大战。

最为惨烈的一次，是公元450年，匈奴人沮渠安周乘车师王协助北

魏出兵焉耆之行，围攻交河。驻守车师统治者、军队和平民，还有可容千五百汉屯田士卒，控制着数万匈奴围攻交河连年而不破，只好引兵而还，可见当时交河城规模和防御设施的坚固。最后，车师终因城中粮草消耗光，民众饥饿难忍，不得不突围投奔焉耆。

车师家破国亡了。交河故城台地上，留下了规模恢宏的20多座贵族墓，其规模之大，结构之复杂，新疆考古史上少见。庞大的墓穴中，墓主大部分没有头骨，只有部分肢骨，还有陪葬的马、驼、奴隶等。

最后，东察合台汗国伊斯兰圣战的一把圣火，投向了这里。那场浓浓火焰中，交河故城毁陷了。

吐鲁番乃至西域文明的盛兴与衰落，记录在交河的战争中。战争的结果，直接使西域各族群融合，加速了文明演进。车师、匈奴、鲜卑、柔然、高车、突厥、吐蕃、回鹘、蒙古……这些汉文史书里记载的族群，说不清它们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谁和谁之间在战火、厮杀，最后融合成了另一个族群，繁衍了多少子孙，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着族群交汇与融合。

交河因族群的融合而坚固、辉煌，因战争而脆弱、颓废，吐鲁番文明就是在这样的兴盛与衰败中传承至今。

“东方庞贝城”

交河故城能遗存至今，引起国内外无数专家的惊叹，他们称其为“东方庞贝城”。

真实的庞贝城，用石头砌成，安逸地躺在遥远的意大利南部脚下，经历过无数岁月，没有多少生命的危机感。而生土建筑的交河城，经历了无数血腥战争和风雨侵蚀，脆弱的身体依然耸立着，实在是个奇迹。

交河是世界上最古老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，是土遗址的长寿者。

每次来到交河故城，望着满眼的断城残墙，我都会想：楼兰、轮台、高昌这些曾在丝绸之路上声名远播的重镇，都随着西域文明的衰落，一个



个坍塌了，为什么交河能完整地保存下来？

这个答案并不难找。

吐鲁番盆地极为干旱、少雨。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、气候和特殊的土壤，孕育了古代先民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。

吐鲁番夏天酷热，冬天寒冷，人住进从厚厚土墙掏挖出来的窑洞或地窖，夏天凉爽，冬天暖和，比较舒服。而交河台地坚硬细密的土质，好像天生就是为交河故城生长，不管哪个年代，都不会变质。地面上，又热又干。钻入地下，凉意潮湿。于是，先民们利用吐鲁番最原始、最基本的生土，从高出地面30米的陡崖上“挖”下去，挖出了一座城。

土，是大自然赐予吐鲁番最好的礼物。炽热的阳光、干燥的气候，孕育了吐鲁番的土质，比其他地方更细密、干燥，这种特质经过古老先民的手，创造了一座巨大的城市。他们周密的规模构思和设计，来自人生存的本能和战争需要。他们将盐、草料之类的东西注入了墙体，尽最大可能延长这座城的生命长度。他们还挖了水井，井壁相通，成为防暑降温的天然空调。古老的吐鲁番先民，是何等的睿智聪明，几乎将所有能想到的最好办法都想到、做到了。于是，将这座城留存到了今天。

没有吐鲁番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，就没有交河故城，交河故城是吐鲁番大地的精灵，是吐鲁番先民的杰作。和姐妹城高昌故城一起，见证着吐鲁番盆地几千年来的沧桑历史。

然而，交河毕竟经历太长岁月。风沙中、它摇摇欲坠，守护着经历千年的文化累积。雨雪中，它周身被冲刷后变成了片片紧缩的泥皮，向人们不停地倾诉着自己的脆弱和无奈。火炉般的阳光中，它满身的宽窄裂缝，像张着嘴，在哭泣、呼唤。地震袭来时，眼看快撑不住了，它仍使出全身的力气，勉强支撑着站立。面对无数次大自然和人为摧残，交河没有轻易倒下，显示出吐鲁番古代先民们的聪明智慧和精神气质。

于是，一场交河故城的巨大保护工程拉开了序幕。从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实施交河保护、修缮研究项目，到2004年国家投资4亿多元的丝绸之路（新疆段）重点文物保护工程，从制定交河